

放翁词编年笺注

宋 陆 游 著

夏承焘 吴熊和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麈齋藏書

讀書中文網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論陸游詞（代序）

陸游詞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詩並稱，這和辛棄疾的詩不能和他的詞的成就並稱一樣。前人評論陸游詞的，明代楊慎說它「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毛晉添一句說：「超爽處似稼軒。」（毛刊《放翁詞》）（跋）都還是泛泛比較。清代劉熙載說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藝概》二），似乎過貶。馮煦說：「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連峭沉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宋六十家詞選·例言》）又近于過譽。《四庫提要》說陸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是較中肯之論。本文擬就陸游詞各方面試作探討，談談它的獨到處。先從「詩餘」一辭談起。

詞名「詩餘」，起于南宋。後來有些詞家不滿意這個名稱，說：「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鑿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通論矣。（清代汪森作《詞綜·序》）這話就文學發展史來說，原有其相當正確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詞家對詞這種文學的態度來說，這個名稱也反映了他們創作的實際情況。南宋初年胡寅題向子諲的《酒邊詞》說：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

以「謔浪遊戲」而「自掃其跡」，確是當時一般詞人否定這種文學創作的自欺心理。由于詞起於民間小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調，由於它所配的音樂是「花間」、「酒邊」的「宴樂」，加之柳永、曹組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寫狎嫖情事，在某些文人看來，這是有損於正統文學的尊嚴的，所以當時文人寫這種文學的大都帶些歉疚情緒。就今所知，南宋人詞集以「詩餘」自名的，有林淳的《定齋詩餘》、廖行之的《省齋詩餘》等等（見《直齋書錄解題》）。這裏面有的是自謙，有的是自歎。

但是，以「餘」爲名，不一定都是貶辭。韓愈說：「餘事作詩人。」以「餘事」爲詩，必其人有他的事業學問在詩之外，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輩足以當之。陸游《示子遹》詩云：「子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陸游一生，匡復志事，到老不衰，可謂不愧其言。說陸游之詩是他一生匡復志事之餘事，那麼，他的詞又該是他的詩的餘事。以「詩餘」稱他的詞，豈不是名符其實？這對作者來說，原是褒辭而並不是貶辭。

但是就陸游平生議論看來，他原是瞧不起詞這種文學的。他的文集裏有幾篇關於詞的文字，一篇是自題《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緜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這裏他明顯地說出他菲薄這種文學的看法，認為它在傳統詩歌裏是「其變愈薄」的東西。「晚而悔之」、「猶不能止」二語，也說出自己創作的矛盾心理。另兩篇都是跋《花間集》的：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渭南文集》三十）

說「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於無聊」，可以看出他對唐末五代詞的態度。第二篇說：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闕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格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同上）

這裏一方面惋惜五代詞人枉拋心力，一方面又歎佩他們的才力有不可及處。這是有貶有褒之辭。另有《跋後山居士長短句》一篇說：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應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渭南文集》二十八）

開頭三句，拿漢魏樂府比唐末詞，却是全面肯定語了。還有一篇《跋東坡七夕詞後》說：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櫛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

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渭南文集》二十八）

說「歌之曲終」，必是指詞而非詩。案蘇軾《東坡樂府》《鵲橋仙·七夕送陳令舉》下片：「客槎曾犯，銀河波浪，尚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所謂「居然是星漢上語」，知此跋「大風海雨」云云，確是評此詞。說「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那麼，他似乎把詞抬高到在詩之上了。總觀這五篇題跋，他對詞忽褒忽貶，似乎並無定見。五篇裏有四篇是明記作年的，《長短句序》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後山長短句》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東坡七夕詞》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間集》》的第二篇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最後。可見他對詞的看法是逐漸由否定而趨向肯定。《跋《花間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為他最後定論。但是在這一篇文字裏，他一面說五代「倚聲者輒簡古可愛」，一面又怪他們不能「以其所長格力（詞）施於所短（詩）」，他意識裏似乎仍是重詩輕詞的，由他看來，詞究竟不可能有和詩並列的地位。

以這種見解來創作，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許多「輕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詞》裏就有好些這類作品：有的內容空虛，有的言辭拙獃，有的聲情不相稱。如《破陣子》，看調名該是激揚蹈厲的，而他作「仕至千鍾良易」，「看破空花塵世」兩首，却全是消沉頹廢語。

但是，這些在他的全集裏究竟是「瑕不掩瑜」的東西。他以一位大詩家而作這種在他看來是「餘事」的小品，在這些率作之外，也有決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蘇軾論學所謂「厚積而薄發」，「流於既

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稼說·送張琥》），這可以拿來評贊大作家的小品，陸游的詞也正如此。

莊子說過幾個故事，《達生》篇裏的痾僂者承蜩：「吾處身也，若槩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養生主》裏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這原是專精獨詣的境界。還有《徐無鬼》篇寫郢人斲鼻：「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栗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業外餘技，又何嘗不有其至美至樂之境！讀陸游的許多好詞，可作此體會。

陸游的詩，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圓熟，不爲佶屈棗枿之態，他的詞也同此風格。如《鵲橋仙·夜聞杜鵑》：

茅簷人靜，蓬窗燈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棟深

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鬢旅！

如《蝶戀花》：

水漾萍根風卷絮，倩笑嬌颺，忍記逢迎處。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 夢若由人何處去？短帽

輕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銀缸深繡戶，只愁風斷青衣渡。

如《鷓鴣天》：

杖履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

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

如《鵲橋仙》：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

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這些作品，有的深遠饒層次，有的輕倩流利，宛轉相生，而都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無艱難拮据之感。

以這種筆調寫這些抒情小品，聲情相稱，是陸游詞特色之一。陸游詞中也還有好些表達其愛國思想，抒寫一生不忘匡復志事的名篇。這類詞出於他手，也仍然是舉重若輕，神完氣定。如《蝶戀花》：

桐葉晨飄蛩夜語。旅思秋光，黯黯長安路。忽記橫戈盤馬處，散關清渭應如故。江海輕舟今已具。一卷兵

書，歎息無人付。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

如《謝池春》：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白來多誤。功名夢斷，却

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

天山，身老滄洲！

前調：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諭幽并。

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

江山，別是功名！

這幾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在漢中王炎幕府圖謀恢復不成的慨歎。漢中軍幕的一段生活，影響他一生的思想和創作。直到晚年，他還是不能去懷。他用多種手法在詞裏表達這種懷念心情。前舉四首是正面寫，也有以夢境寫的，如《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

寧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

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

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髮雖殘，心未死！

他詩集裏也有不少「紀夢」的篇章，這些「紀夢」其實就是「述懷」。也有寄託爲閨情宮怨之辭，如《清商怨》：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溼。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

雲堆一枕。

這首詞題「葭萌驛作」。葭萌驛在四川昭化縣之南，是他離開南鄭（漢中）回成都之作。他這次從南鄭回成都都是帶家眷同行的，可知這首詞下片所謂「鴛機斷錦」云云，實是假託閨情寫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

因爲那時王炎南鄭幕府解散，朝廷已經全盤打消恢復大計了。另一首《夜遊宮·宮詞》可證。《夜遊宮》以女性口吻自訴哀怨：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憶承恩，歎餘生，今至此。

蘇歎燈花墜，問此際、報

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結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戰主張動搖不定。當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撫使，出發入川時，孝宗面諭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熱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個國策起了變化，王炎被調京爲樞密使，次年正月，又罷樞密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陸游這首詞自悼壯志不酬，也是慨歎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終。乾道九年（一一七三），他在嘉州作《長門怨》詩云：「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又作《長信宮詞》云：「憶年十七兮初入未央，獲倚步輦兮恭承寵光。地寒祚薄兮自貽不祥，讒言乘之兮罪釁日彰。……」（《劍南詩稿》四），都和這首詞同其寓意。

陸游這些詞，比之兩宋諸大家，姿態橫生，層見間出，不及蘇軾；磊塊幽折，沉鬱淒愴，不及賀鑄；縱橫馳驟，大聲鏗鞳，也不及辛棄疾。但是他寫這種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號呼叫囂爲劍拔弩張之態，稱心而言，自然深至動人，在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詞有朴儂質直、聲情不稱的，有游宴贈妓、寫閒適和豔情的，也有蕭颯衰頹、道人隱士氣息很濃重的。這些都是他的缺點。對於他的游宴贈妓一類詞，無足深論。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是他

那一種表達消極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風露九霄寒」、「華表又千年」、「揮手別人間」諸首，以及《鬲浦蓮近拍》的「騎鯨雲路倒景」等等，都是離羣絕俗的出世思想，是陸游詞的糟粕。宋代統治者從真宗以來，利用釋道麻醉人民，大量度民爲僧尼。到了徽宗，並且自稱爲「教主道君皇帝」。當陸游出生之前百多年來，這種宗教思想已形成爲一種傳統力量，給士大夫以巨大的影響。加之陸游一家世代篤好道教；他的高祖軫，自說受古仙人施肩吾煉丹辟穀法，著《修心鑿》一書。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陸家藏書，道書一類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師曾幾曾經作一首《陸務觀讀道書名其齋曰玉笈》詩鼓勵他鑽研道書。陸游就在這種社會家庭交游影響之下，滋長他對神仙的迷信。

但是，這只是陸游詞的一面。除了上述這部分消極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來寫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鷓鴣天》：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瀝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

食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

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閒！

這首詞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語，末了兩句才點醒全篇作意，原是寫「報國欲死無戰場」的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襯，我們原不應輕率地抹殺它。但是，若拿他的詩來作比，如《憶征西幕府舊事》絕句：「大散關頭北望秦，自期談笑掃胡塵。收身死向農桑社，何止明明兩世人。」《太息》一首：「書生忠義向誰論，骨朽猶應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見中原。」《南山行》：「會看金鼓從天下，却用關中作

本根。『《金錯刀行》：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這類句子從來不會出現於他的詞集裏。他在詞裏表達這種愛國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閒』（《鷓鴣天》），和『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訴衷情》）一類的喟歎。『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寫南鄭軍中生活心情的僅見詞篇：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酌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灞橋煙

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也並無激昂發奮的氣概。大抵他認為詞更適宜於寫低摧幽怨的感情，發揚蹈厲的只能入詩而不宜於入詞。這可見他對詞和詩這兩種文學的看法，即使在同寫這類國家民族大感慨時，也仍有其輕重軒輊之分。這種看法無疑會局限他的詞的思想內容。

但是這種缺點，兩宋詞家也多不免，最明顯的例證是李清照，我們不必以此苛求陸游。我對陸游詞總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詩的餘事來作詞的，論創作態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棄疾那樣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這種「餘事」的文學寫閒情幽怨之外，有時也拿它來寫十分正經、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幾首不朽的愛國詞篇裏，他並沒有矜氣作色，而只是用尋常警效的聲息，道出他「一飯不忘，沒齒不二」的匡復心事，益見其真情摯意，沉痛動人，這可以說是陸游詞突出的風格。

他所以有這樣成就，大抵有兩種因素：一由於詞體本身的發展。從五代、北宋以來，經過百餘年的

演進，詞壇上出現過范仲淹、蘇軾以及張元幹諸作家，在這種文學裏，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各時代的社會現實、民族矛盾，到了辛棄疾，更達到這類作品的高峯，這許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會影響陸游的詞。另一因素是陸游詩的思想內容和工力。關於他作詩的工力，趙翼《甌北詩話》卷六有論陸詩重鍛鍊一段說：「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煉。抑知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語了之；此其煉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併不見其煉之跡，乃真煉之至矣。……」詞體短小，不得着長言冗語，陸詩這種鍛鍊工力對他的詞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這就煉辭一面說。古代文論家尤重煉氣，方東樹却就此對陸詩提出指摘：「放翁獨得坡公豪雋之一體耳，其作意處，尤多客氣；如《醉後草書歌》、《夢招降諸城》、《大雪歌》等，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不可不辨。」（評姚範《援鶉堂筆記》四十）說他「多客氣」，雖是過辭，但是「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也確是陸詩的流弊。雖然這是學者之過，不能歸咎於陸游。劉克莊推陸游詩「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後村詩話》）。姚範也說：「放翁與會麤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痺與瘳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獨至者，尙有待歟？」（《援鶉堂筆記》四十）這可說是公允之論。但是當陸游以他作詩的工力來作「詩餘」時，便自在游行，有「運斤成風」之勢。這猶之大書家傾其一生精力臨摹金石篆隸，偶然畫幾筆寫意花草，却更見精力充沛。藝術的境界，有時原不能專以力取，却於「餘事」中偶得之。陸游的詞，可說確

能到此境地。

劉熙載《藝概》卷二說：「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這幾句蘇、陸優劣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談。陸游「有意做詩人」，何可非議？黃景仁吊杜甫墓云：「埋才當亂世，併力作詩人。」下句正寫出杜甫的偉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個字評陸游的詞，我以為却很恰當。「夷然不屑」不是就內容說，而是說他不欲以詞人自限，所以能高出於一般詞人。陸游《文章》詩裏有兩句傳誦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這十個字可以評贊一切大作家的作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規矩從心的「妙」手，才會有不假思索的「偶」得。這來自學力、才氣的交相融會。兩宋以來一切大作家如蘇軾、辛棄疾諸人的「詩餘」「語業」，大都如此，《放翁詞》的許多名作，也復如此。

夏承燾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

放翁詞編年箋注目錄

論陸游詞(代序).....一

上卷(入蜀前及蜀中作)

釵頭鳳 (紅酥手).....一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四

水調歌頭 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五

赤壁詞 招韓无咎遊金山 (禁門鐘曉).....八

浣沙溪 和无咎韻 (懶向沙頭醉玉瓶).....一

滿江紅 (危磔朱欄).....二

浪淘沙 丹陽浮玉亭席上作 (綠樹暗長亭).....四

定風波 進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欵帽垂鞭送客回).....五

戀繡衾 (雨斷西山晚照明).....六

鷓鴣天 (家住蒼煙落照間).....六

又 (插脚紅塵已是顛)	二七
又 (懶向青門學種瓜)	一八
采桑子 (三山山下閒居士)	一九
大聖樂 (電轉雷驚)	二〇
滿江紅 夔州催王伯禮待御尋梅之集 (疎蕊幽香)	二三
感皇恩 伯禮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間)	二五
驀山溪 送伯禮 (元戎十乘)	二五
木蘭花 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	二六
臨江仙 離果州作 (鳩雨催成新綠)	二七
鷓鴣天 葭萌驛作 (看盡巴山看蜀山)	二八
蝶戀花 離小益作 (陌上籬聲寒食近)	三〇
望梅 (壽非金石)	三〇
浣沙溪 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	三一
秋波媚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欲到邊城角聲哀)	三三
清商怨 葭萌驛作 (江頭日暮痛飲)	三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齊天樂	左綿道中 (角殘鐘晚關山路)	三五
漢宮春	初自南鄉來成都作 (羽箭離弓)	三六
夜遊宮	宮詞 (獨夜寒侵翠被)	三八
鷓鴣天	送葉夢錫 (家住東吳近帝鄉)	三九
烏夜啼	題漢嘉東堂 (簷角楠陰轉日)	四一
蝶戀花	(水漾萍根風卷絮)	四二
蘇武慢	唐安西湖 (滄霧空濛)	四三
木蘭花慢	夜登青城山玉華樓 (關部鄂夢境)	四四
驀山溪	遊三榮龍洞 (窮山孤壘)	四七
好事近	寄張良甫 (鷓雁未成歸)	四八
齊天樂	三榮人日遊龍洞作 (客中隨處問消悶)	四九
沁園春	三榮橫谿閣小宴 (粉破梅梢)	五〇
水龍吟	榮甫作 (樽前花底尋春處)	五二
桃源憶故人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幕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一首 (斜陽寂歷柴門閉)	五三

又 應鑾道中 (欄干幾曲高齋路)	五四
漁家傲 寄仲高 (東望山陰何處是)	五五
南歌子 送周機宜之益昌 (異縣相逢晚)	五六
雙頭蓮 呈范至能待制 (華鬢星星)	五七
烏夜啼 (我校丹臺玉宇)	六〇
夜遊宮 記夢寄師伯渾 (霄曉清笳亂起)	六一
好事近 次宇文卷臣韻 (客路苦思歸)	六二
朝中措 代譚德稱作 (怕歌愁舞懶逢迎)	六三
漢宮春 張園賞海棠作園故蜀燕王宮也 (浪迹人間)	六四
柳梢青 故蜀燕王宮海棠之盛爲成都第一今屬張氏 (錦里繁華)	六六
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 (斜陽廢苑朱門閉)	六七
桃源憶故人 (城南載酒行歌路)	六八
水龍吟 春日遊摩訶池 (摩訶池上追遊路)	六九
鷓鴣天 薛公肅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兩玉人)	七〇
感皇恩 (小閣倚秋空)	七一

鵲橋仙	夜聞杜鵑 (茅舜人評)	七三
玉蝴蝶	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處)	七三
好事近	(浚口放船歸)	七六
南鄉子	(歸夢寄吳壻)	七六
蝶戀花	(桐葉晨飄雲夜語)	七七

下卷(東歸後作)

好事近	(歲晚喜東歸)	七九
又	(華表又千年)	七九
沁園春	(孤鶴歸飛)	八〇
繡停針	(歎牛紀)	八一
風入松	(十年夢馬錦江濱)	八三
好事近	登梅仙山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峯)	八四
又	(小倦帶餘暝)	八五
烏夜啼	(世事從來慣見)	八六

又（素意幽樓物外）	八六
又（園館青林翠樹）	八七
又（從官元知漫浪）	八七
又（絢扇嬋娟素月）	八八
洞庭春色（壯歲文章）	八八
桃源憶故人（一彈指頃浮生過）	九〇
豆葉黃（春風樓上柳腰肢）	九一
又（一春常是雨和風）	九一
菩薩蠻（江天淡碧雲如掃）	九一
又（小院鸞眠春欲老）	九二
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	九二
又（青衫初入九重城）	九三
生查子（還山荷主恩）	九四
又（梁空燕委巢）	九五
破陣子（仕至千鍾良易）	九五

又（看破空花塵世）	六
點絳脣（采藥歸來）	七
一落索（滿路遊絲飛絮）	八
又（識破浮生虛妄）	八
杏花天（老來鬢隨髮變度）	九
太平時（竹裏房櫺一徑深）	十
戀繡衾（不惜貂裘換釣絲）	十
又（無方能駐臉上紅）	十
蝶戀花（禹廟蘭亭今古路）	十一
好事近（風露九霄寒）	十一
又（揮袖別人間）	十二
又（寬箇有緣人）	十二
又（秋曉上蓮峯）	十三
又（平旦出秦關）	十三
又（濕迹寄人間）	十四

柳梢青 乙巳二月西興贈別 (十載江湖)	一〇七
漁父 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 (石帆山下雨空濛)	一〇八
又 (晴山滴翠水接藍)	一〇八
又 (鏡湖俯仰兩青天)	一〇八
又 (湘湖煙雨長蓴絲)	一〇八
又 (長安拜免幾公卿)	一〇九
鵲橋仙 (華燈縱博)	一一〇
又 (一竿風月)	一一一
長相思 (雲千重)	一一三
又 (橋如虹)	一一三
又 (面蒼然)	一一三
又 (暮山青)	一一三
又 (悟浮生)	一一四
鷓鴣天 (杖屨尋春苦未遲)	一一四
南鄉子 (早歲入皇州)	一一六

謝池春 (壯歲從戎)	二六
又 (賀監湖邊)	二七
又 (七十衰翁)	二八
斷句 (飛上錦袍紅纒)	二八

(不編年)

鷓鴣天 (梳髮金盤剩一窩)	一九
朝中措 梅 (幽姿不入少年場)	二〇
又 (擊鑿儺鼓錢流年)	二一
秋波媚 (曾散天花蕊珠宮)	二三
采桑子 (寶釵樓上粧梳晚)	二三
卜算子 詠梅 (驛外斷橋邊)	二四
沁園春 (一別秦樓)	二四
憶秦娥 (玉花驄)	二五
月上海棠 (蘭房繡戶厭厭病)	二六

烏夜啼	(金鴨餘香尙暖)	一三七
真珠簾	(山村水館參差路)	一三八
安公子	(風雨初經社)	一三九
桃源憶故人	(題華山圖 中原當日三川震)	一四〇
極相思	(江頭疎雨輕煙)	一三一
一叢花	(樽前凝佇漫魂迷)	一三二
又	(仙姝天上自無雙)	一三三
鬪浦蓮	近拍 (飛花如趁燕子)	一三四
又	(斷鯨雲路倒景)	一三四
昭君怨	(畫永蟬聲庭院)	一三五
醉落魄	(江湖醉客)	一三五
上西樓	(江頭綠暗紅稀)	一三六
真珠簾	(燈前月下嬉遊處)	一三七
風流子	(佳人多命運)	一三八
雙頭蓮	(風卷征塵)	一三九

月照梨花 閨思 (舞景風軟) 一四〇

又 閨思 (鬢已繁損) 一四一

夜遊宮 宴席 (宴罷珠簾半卷) 一四二

如夢令 閨思 (獨倚博山峯小) 一四三

解連環 (淚淹妝薄) 一四三

後記 一四五

附錄一 各本題跋

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放翁詞》跋 一四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放翁詞提要》 一四六

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詞·渭南詞》跋錄 一四七

唐圭璋《全宋詞》卷一百五十一《陸游詞》跋 一四七

附錄二 宋史陸游傳·····	一四九
附錄三 陸游年譜簡編·····	一五一

放翁詞編年箋注上卷

釵頭鳳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泡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校】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調下題作「閨思」。

【箋注】

〔黃藤酒〕即黃封酒。蘇軾《岐亭五首》（第三）詩：「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宋施元之注：「京師官法酒，以黃紙或黃羅絹封罍瓶口，名黃封酒。」《劍南詩稿》卷十八《病中偶得名酒小醉作此篇是夕極寒》詩：「一壺花露拆黃藤。」

〔離索〕《禮記·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鄭玄注：「索，猶散也。」

〔鮫綃〕梁任昉《述異記》卷上：「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

〔銷書〕《晉書》卷九十六《竇滔妻蘇氏傳》：「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莫莫莫〕司空圖《耐辱居士歌》：「休休休，莫莫莫。」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選注《李白詩選·駕去溫

泉宮後贈楊山人詩「長吁莫錯還閉關」句注：「莫錯，猶落寞，沒精打采的樣子。杜甫《瘦馬行》：「失主錯莫無晶光。」李白《贈別從甥高五》：「三朝空錯莫，對飲却慙冤。」錯莫與莫錯疑相同。陸游《釵頭鳳》詞中「錯錯錯」、「莫莫莫」，疑即錯莫一詞之分用。」

【編年】

務觀二十餘歲時，在山陰遊沈氏園，遇其故妻唐氏，作此詞。其年約在辛未與乙亥間（紹興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附錄】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放翁鍾情前室》：「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女也，于其母夫人為姑侄，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闌壁間，偶復一到，而小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春橋水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十三：「余弱冠客會稽，游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筆勢飄逸，書于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常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八《詩話續集》：「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惰于學也，數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適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園，坐間自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畫角哀，……』『夢斷香銷四十年，……』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後見會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學于放翁。」

《御選歷代詩餘》卷一百十八引夸娥齋主人說：「陸放翁娶婦，琴瑟甚和，而不當母夫人意，遂至解禱。然猶饒遺殷勤，嘗貯酒贈陸，陸謝以詞，有『東風惡，歡情薄』之句，蓋寄聲《釵頭鳳》也。婦亦答詞云：『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倚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未幾，以愁怨死。」

清吳騫《拜經樓詩話》卷三：「陸放翁前室改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殆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傳會之。《野語》所敘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玩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曾爲伉儷者。正如『玉階蟋蟀鬧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剪去前四句，以爲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爲妾云云。皆不足信。」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恰洗盡、黃茅瘴。老慣人間齊得喪。千巖高臥，五湖歸棹，替却凌煙像。故人小駐平戎帳，白羽腰間氣何壯。我老漁樵君將相。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

【箋注】

〔朱景參〕《劍南詩稿》卷六十二：「予初仕爲寧德縣主簿而朱孝聞景參作尉情好甚篤後十餘年景參下世今又幾四十年忽夢見之若平生覺而感歎不已」詩：「白鶴峯前試吏時，尉曹詩酒樂新知。傷心忽入西窗夢，同在哺村折荔枝。」（自注：哺音逋）《處州府志》（清雍正十一年刻本）卷十《選舉志》：「紹興甲戌科張孝祥榜，朱孝聞。」

〔北嶺〕《詩稿》卷六十五《道院雜興》（第三）詩：「北嶺空思擘晚紅。」自注：「北嶺在福州。予少時與友人朱景參會嶺下僧舍。時秋晚，荔子獨晚紅在。」

〔黃茅瘴〕蘇軾《贈清涼寺和長老》詩：「會須一洗黃茅瘴。」宋施元之注引房千里《投荒記》：「南方六、七月芒茅黃枯時，瘴大發，土人呼爲黃茅瘴。」

〔千巖〕《世說新語·言語》：「顧長康從會稽還，人間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詩稿》卷十《歸雲門》詩：「微官行矣闔山去，又寄千巖夢想中。」又陸宰曾以千巖名其所築小亭。《老學庵筆記》卷一：「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

〔五湖〕《國語·越語下》：「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韋昭注：「五湖，今太湖。」